

老家早先那所房子,其实不是传统的客家民居,而只是一间小店铺,它是我祖父当年为做生意而建的。这里地势很好,位于韩江和葵江交汇处。韩江因韩愈得名,能通各类船只,名满全国;葵江则是小河,不能行船,寡有人知。小铺东临韩江,脚踩葵江,面前还有一座拱桥,跨越葵江两岸。这里可谓四通八达,是做生意的好地方。

祖父去世之后,家运败落,叔父远走越南,我父亲到广州谋生。生意无人做,店铺没人住,年久失修,渐成危房。我姐姐蜗居其上。小学期间,我无处可住,冬春借住庚婶家——她儿子是我同班同学,她乐于让我与他同住,长年没有厌烦的脸色;夏秋搭宿于圩船上——船主也是同姓宗亲,见难相助,也无二话。我每晚掖一被单或毯子,心情愉快地到船上睡觉。夏夜睡露天船板,与小伙伴欢快闲聊,仰看可观星星,耳边可闻水声,冬夜宿借船舱里,隔船板如枕流水,竟也忘却家无住房之窘状。

房子越是破旧,土改时越被工作队看好。父亲曾一度做过村农会主席,工作人员常到我家“同吃”(付粮票和伙食费),年轻女工作人员杨姐,甚至在我家洗澡。一个只有一块布帘挡门、没有特别遮拦的冲凉间,父亲和叔妈都深感不便。为免尴尬,我们男的只好临时走出家门躲避。杨姐却不嫌肮脏,并以此为工作之必需,还视为她的本分。

我上中学6年,平时都是住校,但寒暑假回家,仍要借宿在庚婶家和圩船上。这样的生活,我们也并非不想改变,也寄望未来有好一点宽一点的房子。但在那时,它只是一闪而过的梦想,没有想过真会有这一天。记得我家的十多年里,全村20多户人家,只有一户富有的华侨,盖过一座“一正两横”的传统客家民居,其他同村人住的都是老旧房屋。土改后的合作化、公社化年代,过“共产主义”生活,没人打算盖私产房屋。

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顾得更多的是肚子而不是房子。但1960年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让韩江两岸地势低洼的人家,开始心生畏惧,担心房子经受不了水淹。此后多年,果然洪水多发,我家那破旧店铺,经连年洪水浸泡,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66年,我父亲已去世6年,叔妈见房子已经老得不能再住。于是在屋后100多米处的山坡上,选了一个屋场,并向公社提出申请。公社也是体恤困难,批准得很顺利。那时“文革”刚开始,破“四旧”之声不绝于耳。开工打地基那天,不敢请人选日子,也没敢点香烧纸,叔妈独自一人,扛了一把锄头,悄悄开了工。她没有任何计划,地基打到何时,何时撘墙,房梁房瓦需多少,要花多少钱等等,她心里都没有底,她只相信自己的锄头,她要利用每天早晚,一锄一锄地挖,如愚公移山,如蚂蚁啃骨头。我弟弟还在住校读初中,帮不了什么忙。

地基之难挖,事先没有想象到,时有硬石挡道,锄头难派用场。于是改用铁镐,连凿带敲,半天打不进半尺,实在难为一位普通农妇,那时她已年近五十。缓慢的进度,没有影响叔妈的决心,她真的是挖山不止,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扛着锄头上工了。干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家做早饭。那时她是生产队队长,整天还要带头干农活。下午干完生产队里的活,要是天还没有黑,就又赶到屋场,挥锄再干一阵子。弟弟日前在电话里谈及此事,我细想叔妈那劲头,心里不禁油然而生敬意。

家乡的亲人被感动了。在镇上工作的姐姐姐夫自己来了,就出钱雇了几个人,前来帮忙挖了几天土;堂姐也派儿子和女儿,带着一袋大米和一只鸡,帮了几天天。邻居则以换工方式,帮忙挑土打石,为叔妈鼓了不少劲。但她深知,主要工程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肩完成。就这样,她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畚箕一畚箕地挑。没有人算过也算不出来,她究竟挖了多少土,流了多少汗。只知道渐渐连续,前后挖了近4年,屋场才初具模样。

1970年,我刚到河南干校劳动,弟弟来信说,地基已经打好,准备请人砌墙脚。我知道此时需要钱了,我赶忙寄去一点钱,我深知这是杯水车薪,我不过是尽一点微薄之力。家里同时拆除旧家,利用其中可用的材料。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先盖半所“下山虎”,即两个房间一个厅子。材料全靠拆旧店,细

算工程依旧不容易。旧梁被白蚁蛀过,木板多有腐蚀,都需请木工加工。那时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才5角,而泥水工、木工每天工钱1元6角,也是不轻的负担。

叔妈在种种艰难中,一步步辛苦走来。我无法详知她是怎样度过的,只知道她好不容易完成了那一半工程,盖成了两个房间和一个厅子。1978年,我弟弟有了结婚用房,娶了媳妇。那时有俗话说,农民盖一所房,“不死也会脱一身皮”。果真如此,我叔妈这年得了一场大病,还有严重神经衰弱,常常睡不着觉,她是累的,也是愁的。房子还有一半没盖呢!她后来跟我说,她以为从此再也见不着我了,一想起来就目汁嗒嗒滴(客家方言,即眼泪哗哗流)。但吃了许多中药之后,她的病竟好了。她又重新振作起来,要完成还没完成的事情。

又一个4年过去,其间我弟弟参加了公社工作,每月有30元工资,我弟媳编织竹筐,也有些许收入,每天编十几只,每只卖1角1分。1982年秋天,两个下堂间也终于完工了,“下山虎”展现出了虽然粗糙却是完整的面貌。16年的汗水,16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用如此漫长的时间,盖成这样一所简房,也真是不堪回首。

1989年冬天,我离家30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那天晚饭后,叔妈让我住下堂间。来串门的乡亲散去之后,我们从容叙别后种种,那时她已68岁,但身体尚健,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表达明白,没有龙钟老态。她说她能吃能睡,还能帮助我弟媳做饭。我们时而怀旧,时而说说近况,聊得无章无序。说到艰难时,她不禁叹气;说到伤心处,她泪流满面。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细心地倾听她的诉说。在灯光下,我看着她那花白的头发,读着那深深的额头纹。从这皱纹中,我仿佛读出了她在这些年历经的沧桑。

说到这房子,她长舒了一口气,显出轻松的情状。她说:“我总算把这事做成了,不然你回来还是没地方住,还到圩船上住,那怎么行呢!”还有一事很让她高兴,就是房子盖成的那年,又分到屋后80多亩的一大块山地,上面有竹子和松树。房子和山林连成一片,她的心从此充实起来。

叔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心情好起来。她朝思暮想了一二十年的事情,其实只是要盖一所房子。她不认识字,却认得道理。她深深地懂得,要做成这件事,只有靠双手和汗水。她没有坐等,而是埋头实干。她为自己,也为后辈。她没有为自己立碑,而那房子就是无字的功德碑,它镌刻着一位母亲的心愿和情怀,一位农妇实现梦想的意志和精神。2009年,她过完88岁生日,心无遗憾地走了。而那“下山虎”,却成了她留给我们的纪念。

这样的景色是大自然的绝妙造化,是我们的太阳和我们的地球周而复始运转的绝妙造化。

多少万年以前,这树,这花,这丛林,没有生长出来,但

这片黑色的土地存在着,这湾池水存在着。这里一草一木

的若干代以前的先辈,也曾像它们一样静静地扎根在这里,

也曾像它们一样静静地站立着,把一只只手臂举向苍穹,一

次次迎接着这种曙色,一次次迎接着这种宁静温馨的时光。

可是,那时没有人类伴着亭亭而立的白桦一起来享受阳

光,享受春天;没有人类跟随欢跳的松鼠一起走进这里的

丛林来感受美丽;更没有画家普林斯·尤金来这里作画,当

然也没有我来凝视这幅图中的美景。

我们来得太晚了。

但是,我们又不希望画里的世界诅咒人类的脚步。它

要永远地这般存在下去。

我终于寻到了那片池水边的树林,寻到了那片和煦的

金黄色天空。

轻些,再轻些,沿着矮矮雪松旁边那条隐约的小径往前

走,前面就是那泓池水。

千万不要惊动树枝和花朵,千万不要惊动林间的阳光。

就这样,我轻轻地向前走着,在我朦胧的睡梦中。

在土黄土黄的背景里,不断提升着桃花的高度。

走过桃花门,回头,一朵桃花入门来。诗意、境界全有了。

行走在谷底,抬头,它羞涩地在亭角处梳理着三月的心事。

攀登在石碾磨成的台阶上,靠近它。岂止是脚步,心里也踏实。一不留神,它就在你的梦里盛开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丈量,它的孤独都是风景。

的确和桃花无关。譬如如意。譬如棋盘。譬如烟斗。譬如头枕。譬如筷子。譬如笔筒……最有名的,譬如桃花剑。这些雕刻精美的工艺品,都是桃木家族的成员。

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以精细、精致赢得不少赞叹声。还有货币的厚度。在这些精雕细刻里,诗人看到了桃花。

看到了桃花的影子。它们摇曳着,最终在一滴泪里,完成了灵魂的涅槃。

第六朵:这一朵和桃花无关

的确和桃花无关。譬如如意。譬如棋盘。譬如烟斗。譬如头枕。譬如筷子。譬如笔筒……最有名的,譬如桃花剑。这些雕刻精美的工艺品,都是桃木家族的成员。

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以精细、精致赢得不少赞叹声。还有货币的厚度。在这些精雕细刻里,诗人看到了桃花。

看到了桃花的影子。它们摇曳着,最终在一滴泪里,完成了灵魂的涅槃。

第六朵:这一朵和桃花无关

的确和桃花无关。譬如如意。譬如棋盘。譬如烟斗。譬如头枕。譬如筷子。譬如笔筒……最有名的,譬如桃花剑。这些雕刻精美的工艺品,都是桃木家族的成员。

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以精细、精致赢得不少赞叹声。还有货币的厚度。在这些精雕细刻里,诗人看到了桃花。

看到了桃花的影子。它们摇曳着,最终在一滴泪里,完成了灵魂的涅槃。

第六朵:这一朵和桃花无关

的确和桃花无关。譬如如意。譬如棋盘。譬如烟斗。譬如头枕。譬如筷子。譬如笔筒……最有名的,譬如桃花剑。这些雕刻精美的工艺品,都是桃木家族的成员。

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以精细、精致赢得不少赞叹声。还有货币的厚度。在这些精雕细刻里,诗人看到了桃花。

看到了桃花的影子。它们摇曳着,最终在一滴泪里,完成了灵魂的涅槃。

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忘掉一切,好像这是写在写给自己看,或者世上最亲近的人看的。

必须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驰骋,必须为它打开所有的闸门,于是你就会突然惊异地发现你意识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意识就其实质来说是不变的,然而在写作时,意识却能唤起新的思想的、新的形象的、新的感受的和新的语言的旋风、洪流、瀑布。所以有时作者本人也会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惊喜。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2006年暮春,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举办了一次集会,书法家们在此展开互相批评和自我反省。其中有邱振中先生。他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还特别敢说真话,被潘公凯先生称为“言行一致”。参加集会这年,他快60岁了,还在为深入理想中的艺术境界而纠结痛苦,而孤独呐喊,而暮年冲刺,给人以西绪弗斯推动巨石悲壮感。他在讨论中提到一个“感觉水准”的问题。他讲,人们通常只谈“思想水准”,但他想到的是“感觉水准”。然后他以惯有的自我解剖方式说:“如果说,邱振中的(感觉)水准在这个地方,最高(感受)水准在那个地方,那么,个人(感受)水准之上的事物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推论非常残酷。”接下来他还说了一大通话,篇幅有限,择要摘录——“这就是说,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受水平来认识所有杰出的事物”,“我们一生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很多刻苦的、有才气的,甚至天分不低的艺术家最后成就平平,全都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自己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了,已经理解王羲之了,已经理解怀素了,心里满怀激情。但是,对不起,你所有的领悟都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在你感觉水准之下,超不过这根线。如果你不把这个提高,激动到死都没用。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

邱先生的工作领域是书法,我的工作领域是文学,所运用的艺术语言是不一样的,但内质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下面这句话我想他应该是同意的: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如何提高感受水准,或者说,如何培养感受力,乃是首要问题。邱先生把这称为“一个冷酷的事实”,我却觉得这个事实既残酷又迷人。残酷是因为感受力起码有一半是天生的。有些人的感受力,在细腻度、准确度、深度和丰富度上就是比其他人要强,而且往往强10倍不止。这就是邱先生所说的残酷。顾城曾写过如下诗句:“穷,有一个凉凉的鼻尖/他用玻璃球说话/在水滴干死之后”。这完全是凭借自身感受力写出来的,在感受力远不如他或者根本没有艺术感觉的人看来,简直毫无道理,让人愤怒。但没办法,这是地道的现代诗。只要你对当代中国诗歌有所了解并且不至于罔顾事实,你就得承认顾城是当代感受力最好的汉语诗人之一。他是天生如此,不是后天练出来的。但另一方面,邱先生事实上也承认了,感觉水准是可以提高的。这个提高的过程,充满弹性、生动有趣,足以让人一生迷恋。只要你有慧根(这个慧根是指先天感受力还不错),后天的工夫又足,就可以练到“通灵”的地步。我把这称之为“纯感通灵”。这是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修炼的正途。而哲学家、思想家们,他们有另一条光明大道,那就是古人早就提倡过的“精思入神”。当然,如果一个人既能“纯感通灵”,又能“精思入神”,那他无疑是个伟人,这样的人,百年难逢一个。

现在该谈谈如何培养或者提高感受力了。有人立刻会想到,要多读书。多读书当然很好,但那是“精思入神”的练法。当然,你也可以在阅读中惊讶于他人的出色感受力,甚至还可以模仿其感受方式。但由于你的感受力并没有产生质变,那种感受方式始终不会真正属于你。就像当年《一个人的村庄》出版后,不少跟风者的散文中都出现了那种感受方式,然而一望便知其为赝品——他们的感受力远未达到作者刘亮程那种细腻和深入的程度。而一旦离开书本,很多人可能觉得没办法入手。如果你是个身心二元论者,确实很难得到入手处的。但是,如果你赞同身心相通,那就恭喜你啦,在生活中你可以随手找一个小小细节作为入手处。我小时候,每次走楼梯,只要周围没人,总喜欢闭上眼睛,也不依靠扶手,凭凭感觉上下。这个习惯从童年时代保持至今。当时纯粹是为了好玩,今日细思,当年幼小的自己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黑暗中力求把每一步踩实时,触觉和听觉就全面打开了,比睁眼时灵敏了好几倍。为了保持平衡和正确的方向,身体的每寸肌肉都力求协调,注意力也高度集中。就是这样一个小游戏,因为玩了30年,我的感受力竟在无意间得到有效的培养和提高。说得具体点,在小说创作中一旦与幽黑、狭仄的环境相遇,或者是要描写寂静中细碎的点滴声响、肢体的紧张和平衡、屏息静气中的前行时,我的笔触就会变得精细,有种轻易就能写到位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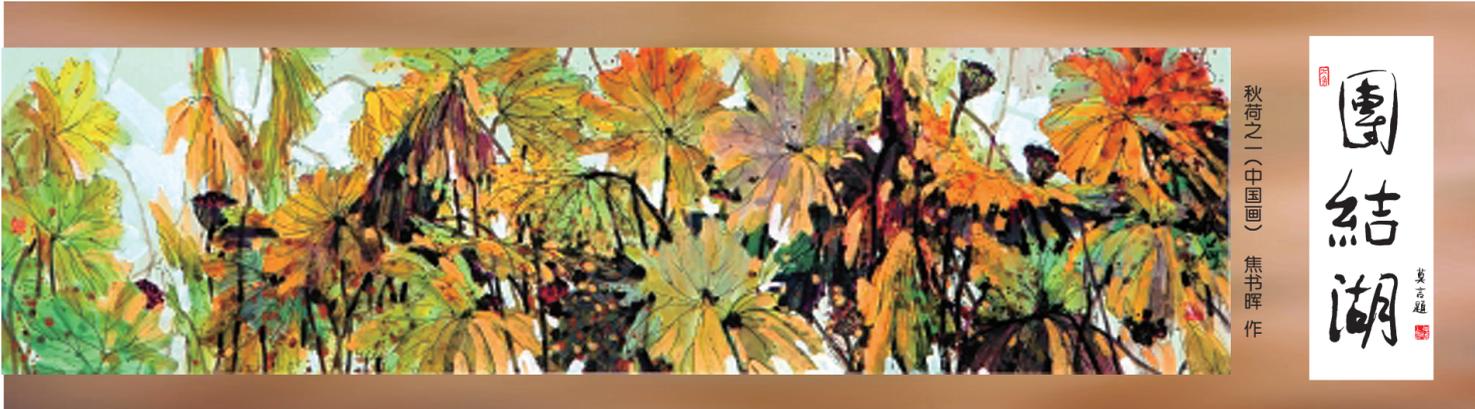
在拙作《愤怒青年》中有段这样的描写:“我没有在康爷爷家住,怕替他招来麻烦。躺在客店的白床单上,双手枕住后脑,一动不动,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我定住了。定住是种很奇怪的状态,就像河水在空中流动,却突然停止,又不落下,悬在那里。心里还是很清楚。”小说写的是楚小龙的感受,实际上却注入了我少年时代的一种体验。初中三年我基本住在外公家,一个人住回小房子。在不想做作业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望着刷了石灰的天花板发呆,很偶然进入了这种状态。后来我由被动体验转为主动追求,一是觉得好玩,二是每次“出定”后觉得很舒服,感觉格外敏锐,以至于墙壁上的每一块斑点、每一道痕迹我都能玩味出许多东西来,这无疑扩充了我的感受力。日后我能写小说,跟学校里的作文课没多少关系,却与这样的私人体验和“训练”大有关联。2010年,我读到了《恶童日记》,看到两个主人公在做“不动”练习,顿时大感亲切。他们的“不动”练习与楚小龙的“定住”状态有不一样的地方,但都是禀性特异的青少年在有意或无意间扩充自身的感受力。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想必是把她童年时的体验融到了主人公身上。我想,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应该会同意我的看法:这种带有游戏性质的自我训练,于身心极有益处。

世界上还有一些写作者,以损害身体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感受力——或许那不叫提升自己的感受力,而是制造暂时的幻觉。幻觉过后,身心会坠入更深的痛苦。对于这种改变感受力的方式,我想,起码村上春树和毕飞宇两先生会坚决反对的。因为他们一个在“铁人三项”中,一个在健身房里,找到了保持敏锐感受力的有益方式。改变和提升感受力的途径有多种多样,确实不需要以残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据我所知,有的写作者长期坚持打坐,他们以一种内倾的方式打开了自己的感觉;有的写作者喜欢在山川大地上遨游,他们以一种外放的方式打开了自己的感觉。我还在一本叫做《逝去的武林》的好书中,读到过那位半生寂寞的形意拳嫡传李仲轩老人的一句话,他说,练武就是练感受力。我想,庄子,就是通过各种技艺、方法来扩充、提升、改变自身的感受力,从而能在一种空灵的状态中把握生命、自然与宇宙最精微、最本质的律动。真的到了这一步,写作也好,习书也好,跑步也好,练拳也好,都是无可无不可了。



感受力

□马泉泉



走进《春天》

□任蒙

春天最美,也最不容易描绘。

偏偏有幅油画,标题就叫《春天》。

整个画面以树林和土地的黑为基调,却透着强烈的暖色气息。

严冬刚撤退不久,星星小花和树丛萌动的春意已开始占领这片土地。

画家将天空挤压在画幅的顶部,但天空总是天空,即便只将它开一扇窗户,它都是那么遥远,那么辽阔。

《春天》的天空升腾着黄亮的光辉,从树丛那边的天际喷发而来。

那温暖的色彩涂抹了远天淡淡的云层,也涂抹了林梢纷乱的树枝。

近处,一株细高细高的白桦顶出画面,留给人们一个想象的高度,圆润的白色树干把油黑的土地和背光的丛林衬

托得更加葱郁,更加神秘。

白桦树的土坡下,一湾池水被远天的霞光镀上了一层金色,连水中树林的倒影也泛着金黄。

池水映照天空,在暗黑的土地上显得格外明亮。一池春光洋溢着一片生机。

一个美妙的季节停留在这个时刻;这个时刻走来了一个美妙的季节。

油画的作者叫普林斯·尤金,很像是俄罗斯人。他所画下的可能是俄罗斯某片土地的一角,也可能是北欧其他地方的某个角落,还有可能是他想象的某个地方。

总之,这只是个极其普通的所在。作者以其娴熟的艺术笔法将美丽而生动的自然时刻展示在这片土地上,使读者对这片山野产生出无限的向往。

在那个清闲的午休时分,我随手翻出床头的一本旧杂志,等待睡意的最终到达。

印在封底的这幅油画却突然让我清醒起来,我平卧着伸手举起这幅画,端详了好久好久。

我很想去寻找这地方,去寻找那个季节,那个时刻。

不知赤道和两极是否有这种季节变化,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春天,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晨色。

第三朵:被称之为茶或酱的桃花

一朵桃花,从枝头跌落到一只透明的玻璃杯里。

圣洁的水,使桃花的生命舒展快乐。诗人灵敏的饥渴,有了温润的风度。

由茶变为酱,对一朵桃花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过程。

善良的诗人省略了这一过程的抒写。尽管如此,诗人还是把桃花酱抹在面包、馒头或窝头之上,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珍藏。

一次可以原谅的逃离,在诗人的内心再次开放,一如桃花。

第四朵:未盛开的桃花

不应该叫它桃花。它的乳名叫酱。

小巧玲珑,小心翼翼,柔柔弱弱,弱不禁风,含苞待放,欲开却羞……伶牙俐齿的诗人,在它面前,突然语

无伦次起来。

这些肤浅的汉字,没有说出它即将盛开的积淀、勇气和憧憬。

其实,盛开在大地与天空之前,它先放飞了自己的爱情。

于是,诗人有了这样的慌乱——桃花刚骨朵,人心已乱开……你看,诗人的定力,远不及一朵未盛开的桃花。

第五朵:并不孤独的桃花

诗人的眼睛,随意寻觅,就会发现——它,高高地孤独在黄土崖之上。

第六朵:这一朵和桃花无关

的确和桃花无关。譬如如意。譬如棋盘。譬如烟斗。譬如头枕。譬如筷子。譬如笔筒……最有名的,譬如桃花剑。这些雕刻精美的工艺品,都是桃木家族的成员。